



大别山上的不老松

读《从大别山出发——老红军雷伟和亲历记》有感 安徽六安 马德俊

安徽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张正耀编著的《从大别山出发——老红军雷伟和亲历记》一书。看到扉页上老红军雷伟和的照片，雷老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。看完这本书对雷伟和身经百战、逐梦一生的记述，我情不自禁拿起笔来，写上几句。

雷伟和(1914.10.22~1992.10.17)，安徽金寨县果子园人，汉族。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1929年5月立夏节起义后参加乡苏维埃童子团，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32年参加赤南县苏维埃游击队(竹根河游击队)。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雷伟和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正如作者在《写在前面》所写的：他没上过学，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，后又担任北京军区空军第八航空预备学校副校长；他没抓过经济，转业到地方后却是安徽省委机关钢厂厂长；他文化程度不高，却两度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的六安行署副专员；他是残疾人(二等甲级残废)，却带着战斗中受伤的那条腿又上战场拼杀，成为“跛腿师长”。

《从大别山出发——老红军雷伟和亲历记》这本书，是鄂豫皖苏区革命和八路军、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战斗的简史，当然也有雷伟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程。在革命历程中，雷老几乎一步不落，他从金寨县果子园一个放牛娃起步，参加商南立夏节起义后的苏维埃童子团和少先队活动、经二十八军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，这其中最精彩的章节，我以为是1935年大年初三翻越冰封雪盖的白马尖战斗，智除叛徒张德山(原豫东南道区苏维埃主席)，红二十八军反卫立煌秘密清剿的瓜儿山战斗；抗日战争时期舒城新四军四支队押送日俘、四支队手枪团攻克张母桥顽匪天龙庵；解放战争时期转战苏皖和山东解放区，参加淮海战役，南下渡江战役，天目山剿匪。1958年毛主

席前来视察时亲切地和炼钢工人握手，身旁有雷伟和等人。新华社和《安徽日报》刊登了这张照片。这也成为雷老一生最自豪和兴奋的时刻。

革命战争培养了雷老，也造就了他的传奇。雷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，从“小放牛”成长为解放军上校，而且还是空军的上校。雷老的很多文章，特别是他收集的红军歌谣，都是亲闻、亲历、亲写的，都成为战史和革命斗争史撰写时的重要参阅资料。作为一个中高级领导，他是熟悉一个领导的方法论的，就是出主意、用干部。改革开放后，为了让六安戏剧创作上台阶，他调度车辆，组织一批主创人员深入金寨、霍山采访，他安排创作组采访当年老红军、赤卫队员，参观革命遗址，抓好采访人员的生活安排，最后产生了革命现代庐剧《妈妈》，成为在全省全国较为有影响的戏剧保留作品。

雷老离休后，较早地在六安地区机关单位和学校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。我二十多岁时，就在行署大礼堂听过一次。他讲的是亲身经历，再加上引用一些红军歌谣，效果很好。

《从大别山出发——老红军雷伟和亲历记》这本书，共有33篇文章，对雷老光辉、战斗的一生作了真实的记录。全书在历史环境中记事，在团队群体中写人，以人物为纲，以时间为序，有详有略，突出重点。全书政治导向正确，内容知识准确，格调趣味健康，故事感人，可读性强，是我们进行党史教育的一份有益的乡土教材。

一平方公里的寂静

安徽肥西 解红光

一只猫跳上土墙头，它不会打翻婆婆的釉盆。盆里黄豆酱已经风干，几株墙头草根冒出尖尖。阳光把我的肉身穿透，回忆凝结成眼角的盐霜。我回来捡拾经年里的枣花，没有老屋，我迷失了方向，寻找枣树无果。枣树是公公留给我们做餐桌的。公婆的天空也许不在上方，他们知道孩子的天空在哪。

北风吹瘦老屋，婆婆曾经对她年幼的孩子们说：看着这串串萝卜干，只能流水流鼻涕，不能流眼泪。柴米油盐酱，像门口的小河，经常断流，没有饭食饱腹，就拿母亲自编的谜语“充饥”。除夕这天，眼疾相伴一生的公公，一定还在某个山旮旯砍柴，他要砍一挑扎扎实实的柴草。年夜饭的鞭炮声稀稀拉拉。汗水早已兑换成霜花，和柴禾一起抖落在热乎乎的锅台边。过年是个好时光，哪怕只有一碗肉汤，除了分给同院子的“五保户”老奶，还要浇点给墙根下的月季花。

下雪了，后院的竹林矮了下去。我脱下黑呢子大衣，在竹林雪地上不停摔打，惊得鸟儿一通乱飞，它们叽里咕噜埋怨，没有见过这样清洁衣服的！公婆端着粥碗站在后门口看着，连说这雪下得好。贫穷的家庭迎来几位知识女性，妯娌处成姐妹，相册里的竹林就是背景，曾经是我们的摄影基地，未婚夫手里那只黑白“海鸥”，带我们飞过那片青葱时空。

老牛远遁在那冬日的时光里。北风肆虐，公婆把牛请进老屋，把寒风挡在门外。牛吃着热乎的草食，睡着松软的草铺，打着响鼻，咀嚼着那些发生过的农事。牛与泥土亲密无间，犁铧翻开的蛙鸣荡在禾苗的叶尖，给安静的田园制造点浪漫。牛通人性，知道背上有熟睡的放牛娃，冲凉也不涉深水。知了叫时，碌碡碾场，牛更忙了。

土井，公婆的每一天都与它有关。旧水桶老得豁了口，公公每次挑满家里的水缸，还要给隔壁老奶的水缸里倒进一桶。雨天，他挑着担子，站在泥泞

中，对于先迈出哪一只脚，左右不定。土井虽然离家只有几道田埂的距离，于体弱的公公而言，却一趟比一趟遥远。生活把公婆压成了“三体系”，弯下的腰挺直了孩子们的脊背，那些旧书，占满老屋的四壁。一片叶子，承天接地。在三十余年前那个即将春暖花开的二月，公公那片摇摆的叶子，过早落下枝头，坠入泥土。如今，公婆双双躺在新的“合六”公路边，互诉他们的三生三世，野月季馨香环绕，河水正潺潺歌唱。

整个村庄都没有了。磨刀的石条凹了身子，在河边等待。镰刀锈了，无需再磨，只收割光阴。曾经的四个小男孩，早已老气横秋，四个家庭也散在各地。半夜失眠，谈论最多的是逝去了却还活在我们心中的父辈们。难忘那棵枣树，那片竹林，那口土井和连在骨头上的那些事物，大风刮不走，大雨淋不掉。说话间，早已坍塌无迹的老屋又矗立心头，迷茫中远处递来一片薄梦；无法带走的家园，深藏灵魂。

清明的雨，从长长思念中挤出，丝丝缕缕，生生把我的泪拔出，我虽然早已过了一惊一乍的年龄。倒掉的老屋长上了庄稼，肥土上麦苗排序，菜花摇曳。河，流着春水，风，填着新词，大片的庄稼，按季节适时鼎盛。请允许我在此弹奏一曲，打破一平方公里的寂静吧。儿时的伙伴老远跑着过来，互拍肩膀的手还是那样有力，曾经外出打工的他，回乡承包了一百多亩土地，种无公害大米——虾稻米，来一场土地的深层变革。

故园，以另一种方式遇见，甚是欣喜。



马头墙

安徽宣城 周军

作为一名属龙的华夏子孙、龙的传人，若让我选择一种最喜爱的动物那一定是马，龙遇到马那才叫精神呢，还有一种说法马就是“龙种”，马还是吉祥的象征，“一马当先、马到成功、汗马功劳”等成语，亦显现出人们对马的崇拜与喜爱。就连传统建设上也少不了马的形象，离不开马的精神。中国地大物博，建筑艺术源远流长。不同地域和民族其建筑风格虽有相似，却各有千秋，享誉全球，但本质区别于西方的欧式建筑。

随着时间的积淀，我国也逐渐形成了八大建筑流派——四合院、徽派建筑、江南民居、岭南建筑、海派建筑、川西民居、川西邛笼建筑、书院建筑！不过现在各种风格之间也互相融合、互相渗透，也可能是我生在皖南，自然最喜爱徽派建筑了，更喜欢在徽派建筑的基础上融合四合院、书院等建筑特色，徽派建筑中马头墙一景就足以让人惊叹古人的智慧，既美观又实用，也让我在动手设计自己的小家小院时少不了它那优美的身影。

马头墙是徽派建筑中最重要的造型特色，曾有“青砖小瓦马头墙，回廊挂落花格窗”之说。与灰瓦、斗拱、雕刻、照壁等相互映衬，相得益彰，构成了徽派建筑独有的立体韵味。马头墙又称风火墙、防火墙，在徽派古典建筑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消防防火功能。马头墙特指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，也就是山墙的墙顶部分，因形状酷似马头，故称“马头墙”。从美观的角度，马头墙的设计错落有致，使静止、呆板的墙体，显出一种动态的美感。从不同的角度观赏高低起伏的马头墙，给人视觉产生一种“万马奔腾”的动感，也隐喻着主人家生气勃勃，兴旺发达，我猜这也可能是设计师们为什么要将这种最普通不过的防火墙，称之为“马头墙”的另一动机！

讲究人家马头墙的“马头”，通常是“金印式”或“朝笏式”，映示出主人对“读书做官”这一美好理想的追求。从实用的角度徽派建筑的墙体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，主要是因为聚族而居的村落中，民居建筑密度大，不利于防火，火灾发生时，火势容易顺房蔓延。而在居宅的两山墙顶部砌筑有高出屋面的马头墙，则可以有效防火、防风，在相邻民居发生火灾的情况下，起着隔断火源的作用。久而久之，就形成这种特殊的风格。

古代的徽州男子，很小便背井离乡踏上商路，俗语有：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。马头墙也自然成了家人们望远盼归的物化象征了。我出生在世界第一条人工河子胥河南岸的定埠(安徽郎溪)，这里文化底蕴厚重，虽不是正宗马头墙特色建筑的核心区，但我心中的那份喜爱只属于它，我也亲手打造了典型马头墙建筑风格的“晨乐书院”，我想在不久的将来，书院一定能成为家乡网红打卡点、郎溪的文化地理标志。

总之，不管在什么时间、地点、看到这种错落有致，黑白辉映的马头墙，在得到素雅明朗、层次分明韵律美的同时，不自然地就会想起自己的故乡。